

行太空领域的合作，不是不可能，然而，此种合作的第一步，“就该白宫与国会合力取消当前对此类合作的不明智限制”。

很遗憾，罗格斯登所说的由美国最高决策层来取消中美太空合作限制的愿景，并没有实现。反倒是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在各个领域围堵、遏制中国。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可能性愈发变得渺茫。

当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国家安全事务的琼·约翰逊·弗里兹曾预言：“在太空领域对华接触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不愿接受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合作，从而不必要地让人觉得美中在进行太空竞赛，且美国会输掉。拒绝中国参与，至少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另起炉灶，自建空间站。”

如今，弗里兹的预言成真。不知道美国方面是否有人记得弗里兹所言的后半部分：“那些阻止与中国太空合作的人给出的理由，往往与太空或国家安全无关。相反，是出于对其他领域比如人权方面的不满。可要看到，这些孤立中国的举动，有些还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了明显适得其反的效果。”

该有怎样的合作与竞争

早在 2015 年的时候，时任欧洲

航天局局长让·雅克·多尔丹就力主中国加入国际太空活动。从那时候开始，中欧航天合作就逐步有进展。

2016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签署《利用中国空间站开展国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商定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为各国提供科学实验机会，并为外国航天员或载荷专家提供在轨飞行机会。2018 年 5 月，中国方面与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共同举办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机会公告发布仪式，盛情邀请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外搭载实验等合作。中方表示，中国空间站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世界，中国愿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其打造成全人类在外空共同的家，让其成为增进互信、互利互惠的典范，让外空成为促进人类共同福祉的新疆域。此举受到各方热烈欢迎，踊跃提交合作项目申请。经过有关方面筛选确定，来自瑞士、波兰、德国、意大利、挪威、肯尼亚、日本等 17 个国家的 9 个项目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涉及空间天文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地球科学、应用新技术、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等。

2019 年，欧空局宇航员中心主任德维尼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们欧洲人认为，太空探索必须在合作的框架下实施。太空是一个

‘开放的领域’，自然会带来合作，即便是在冷战年代，美国的阿波罗飞船也曾与苏联的联盟号飞船开展过对接任务。”

冷战年代，美苏之所以要寻求合作——一方面，苏联意识到当时自身在航天领域是落后于美国的，与美国的合作有可能缩小自身与美国的差距；而美国方面则觊觎苏联的飞船制造能力。美苏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都在寻求率先登上对方的太空舱——一边在开会时说着“自己人”，一边互相提防。

对于一直力主与中国合作的多尔丹来说，他曾经被记者问到过一个问题：“美高科技出口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 阻碍了中美间的航天合作，欧洲方面如何看待？”多尔丹答道：“我非常乐于回答此问题，但我不打算对 ITAR 问题发表任何评论，因为那属于美国内政，我不能也无权干涉美国内政。我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欧空局所有合作伙伴申明这样的立场，即欧空局向所有国家、机构敞开合作的大门，来者不拒。因为我坚信，航天合作是全球层面的，不应也不能排斥任何人。欧空局敞开合作大门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合作双方的知识产权，遵守游戏规则。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美国存在、中国存在，更在欧洲航天局的各成员国间存在。我每天都在和各成员国围绕知识产权问题打交道。与此同时，我认为，合作和竞争并不冲突，但参与竞争的各方应遵循竞争规则，使其规范有序。”

按照多尔丹的理解，人类太空的合作与竞争，无非在规则之下进行，共同谋求一个更好的未来……

那些阻止与中国太空合作的人给出的理由，往往与太空或国家安全无关。